

名词性称谓词在交际中的话语缓和功能生成

李婷玉

吉林外国语大学, 吉林 长春 130117

DOI:10.61369/HASS.2025070021

摘要 : 本研究聚焦于名词性称谓词在交际中所发挥的话语缓和功能。作为重要且复杂的语言资源, 名词性称谓词不仅承载了交际双方关系、礼貌程度与亲疏远近等社会信息, 还在语用层面体现出策略性价值。现有研究虽已从语义学、语用学及社会—礼貌学等多角度探讨话语缓和, 但在具体语境下如何通过名词性称谓词实现缓和功能, 仍有待系统阐明。本文在综述 Lakoff、Fraser、Sbis à 等学者关于话语缓和的理论基础之上, 结合 Briz 所提出的语义—语用型与严格语用型缓和分类, 进一步考察名词性称谓词在交际中的缓和机制与表现方式。研究表明, 名词性称谓词通过呼语功能不仅可识别和定位交际对象, 还能在冗余使用中激活多重语用价值, 如缓和、强化、讽刺与认同等。其中, 亲昵与团结型称谓往往通过积极礼貌实现缓和, 而等级性或尊称类称谓则更多通过消极礼貌发挥作用; 至于家庭语境中的不对称称谓, 则因亲密性与共同经验而表现为团结取向。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话语缓和的语用学探讨, 也为理解称谓词的社会功能与礼貌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 : 名词性称谓词; 话语缓和; 人际关系

The Generation of Mitigating Functions of Nominal Appellative Terms in Communication

Li Tingyu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117

Abstract :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mitigating functions of nominal appellative terms in communication. As an important and complex linguistic resource, nominal appellative terms not only convey social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cators, levels of politeness, and degrees of intimacy but also demonstrate strategic value at the pragmatic level. Although existing research has explored mitigation in discourse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including semantics, pragmatics, and socio-politeness studies, how nominal appellative terms achieve mitigating functions in specific contexts remains to be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d.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discourse mitigation proposed by scholars such as Lakoff, Fraser, and Sbis à, and incorporating Briz's classification of semantic-pragmatic and strictly pragmatic mitigation, this paper further examines the mitigating mechanisms and manifestations of nominal appellative terms in communication.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rough their vocative functions, nominal appellative terms not only identify and locate communicative objects but also activate multiple pragmatic values when used redundantly, such as mitigation, reinforcement, irony, and identification. Specifically, intimate and solidary appellative terms often achieve mitigation through positive politeness, while hierarchical or honorific appellative terms tend to function through negative politeness. In familial contexts, asymmetric appellative terms exhibit a solidary orientation due to intimacy and shared experiences. This research not only enriches pragmatic discussions on discourse mitigation but also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functions and politeness mechanisms of appellative terms.

Keywords : nominal appellative terms; discourse mitigati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引言

本研究旨在探讨名词性称谓词在交际中所发挥的话语缓和功能。名词性称谓词是一类极为重要且复杂的表达方式, 它们承载着丰富的人际关系信息, 例如交际双方关系的性质、礼貌程度以及亲疏程度。名词性称谓词已在多个研究领域中受到关注, 其中以语用学的研究尤为突出。事实上, 从语用学视角出发, 名词性称谓词的研究与其在特定语境中的使用及其在交际中所发挥的功能密切相关。在这一意义上, 许多语用学研究将名词性称谓词视为话语缓和标记^[1]。

作者简介: 李婷玉 (1996.12—), 女, 汉族, 安徽宣城人, 博士, 吉林外国语大学讲师, 研究方向: 文化传播、创新、教育。

一、名词性称谓词的定义与基本特点

在大多数语言中，通常存在三种方式来指涉话语中的三类人：话语的发出者、接受者以及所指涉的对象。根据 Montero Curiel^[2]的观点，名词性称谓词被定义为一组术语（主要是形容词和名词），它们在日常交际中被交谈者用作呼语。Montero Curiel^[2]还指出，要研究名词性称谓词，必须从“社会方言变体”的角度进行分析，因为它们代表了现代社会语言学研究中所谓的‘社会指示’”。

此外，名词性称谓词不仅是社会语言学特征的指标，它们也可以被用作话语策略。根据 Carricaburo^[3]的看法，名词性称谓词位于“权力”或“团结”的轴线上，既可能出现在亲密关系的领域之内，也可能出现在其之外。因此，教名通常用于亲密或情感性的场合，而姓氏则常常出现在社会交往或单纯相识的语境中。这位学者还强调了名词性称谓词的两个固有属性：其一是不对称性，即名字与头衔之间的对立。例如，在家庭关系中，父母或祖父母往往以家庭头衔被称呼，而年轻一代的成员则通常直接以教名相称；其二是多样性，即每个个体在不同的情境中会受到不同的称谓。这是因为人类本身就处于一个相互交织的社会网络之中^[4]。

根据 Eggins 与 Slade^[5]的说法，呼语是名词性称谓词的基本功能，它可以用来自识别话语所指向的接受者，也可能具有冗余价值。而这种冗余价值可能会激活其他语用意义，这些意义与说话人希望在其听者身上产生的效果紧密相关。

二、话语缓和功能的界定与分类

（一）话语缓和策略的三种传统研究视角

话语缓和是一种语言现象，在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尽管此前已有一些相关研究，例如 Lakoff^[6]，但实际上，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尤其是在 21 世纪初，关于这一现象的研究显著增加。这类研究的繁荣使学界得以深入思考一些在探讨该现象时可能遇到的关键问题，例如：话语缓和作用于语言的哪个层级、它与“面子”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语境下可以发挥话语缓和功能的语言资源。此外，这些研究还推动了对话语缓和在“面子”维度上所能发挥的功能的探讨，“面子”被理解为人们所拥有并希望得到社会承认的一系列积极属性。

总体而言，现有关于话语缓和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取向：语义取向、语用取向以及社会和礼貌取向。在语义取向中，研究者倾向于从语义学角度研究缓和，将其与“模糊语言”联系起来。在这一方向上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 Lakoff^[6]与 Overstreet^[7]。Lakoff^[6]从语义学角度研究了具有模糊意义的词汇。他指出，某些词汇（如 sort of 或 kind of 等）并不符合传统逻辑的真值判断，而是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它们在意义层面上引发了超越句子层面的变化。Lakoff^[6]解释道，sort of 以一种挑战传统逻辑二元真值（真/假）的方式修饰谓语。与其仅仅将命题归类为真或假，sort of 引入了一种渐进性，体现了对某一

范畴的部分归属。这给形式语义学的研究带来了挑战，因为它要求研究者采取能够处理归属度以及意义模糊性的分析方法。这类词语的功能在于使意义变得模糊，并在言语层面产生影响，因此被认为是话语缓和研究的起点。

在语用取向中，研究者则将重点放在话语施事力的弱化上。根据 Fraser^[8]的观点，传递不受欢迎的信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使用直接而简单的语言传达信息，另一种则是选择能够减弱可能对听者产生的负面效果的表达方式。在其理论框架中，Fraser^[8]指出话语缓和具有五个特征。首先，话语缓和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言语行为。其次，话语缓和仅限于减少负面效应，而不适用于具有正面效应的信息。第三，他明确区分了话语缓和与话语强化。第四，他强调不能将话语缓和与礼貌现象混为一谈。最后，他指出话语缓和与模糊语言之间存在差异。

在社会与礼貌取向中，有一些研究将话语缓和视为一种降低脆弱性的机制。在话语缓和的语境中，所谓脆弱性是指交际者在威胁性情境下更容易经历伤害或压力的易感性。该概念与交际者评估和应对威胁的方式密切相关。这是因为在面对威胁情境时，交际者通常会进行两类评估：其一是对事件本身的判断，其二是对自身应对该事件能力的判断。从这一角度看，当个体感到脆弱时，他们往往对威胁更为敏感，同时也倾向于认为自己缺乏足够的资源或能力来处理该情境，这会直接影响其话语缓和策略的选择。根据 Martinovski et al.^[9]，话语缓和策略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聚焦于改变情境（即事件状态）的策略；另一类是聚焦于调节情绪反应（即自我角色）的策略。在高度脆弱的语境中，人们通常更倾向于选择情绪导向型策略，以应对其压力和威胁感。Czerwionka^[10]的研究建立在 Martinovski et al.^[9]的理论模型之上，并解释了语言资源如何与话语缓和策略使用的动机相联系。她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两种动机上：施加与不确定性。根据 Czerwionka^[10]，施加与某一社会互动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所构成的负担程度相关。而不确定性则被定义为说话人对其所传递信息的确信程度。基于此，该作者提出：施加主要出现在指令性言语行为中，而不确定性则更常见于陈述性言语行为。

（二）话语缓和策略的当代研究视角

根据 Albelda 与 Estell é s^[11]，在操作层面上，将现有的话语缓和定义应用于具体实例时会出现若干关键问题，其中之一便是缺乏全面性。由于这些定义往往从单一视角切入，因此只能适用于某些特定语境或话语类型。基于这一局限，Albelda 与 Estell é s^[11]提出了一个新的操作性定义，该定义兼顾了认知、社会与修辞，以及语言学三个方面。

在认知层面，话语缓和被视为一种保护性的力量，其目标在于维护说话人认为听话人对其所持有的一系列假设，这些假设与“面子”概念密切相关。交流过程中，面子可能被提升或受到威胁，因此对面子的管理是沟通的内在环节。话语缓和作为维系这些假设的策略，其本质具有元表征的特征。当说话人试图推測听话人对自己的看法时，可能出现两种情况：其一是认同这些假设并希望保持，因而通过缓和避免潜在威胁；其二是拒绝这些假设并试图改变，往往借助强化等策略。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缓

和保护的对象并不局限于说话人自身的面子，也可能涉及听话人的面子，但最终目的始终是维护说话人的社会形象。这一点可与 Arundale^[12] 的“社会自我”理论和 Hernández-Flores^[14] 的“社会连续体”相联系，即交际者并非孤立的个体，而是在互动关系中生成其面子属性。

在社会与修辞层面，话语缓和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也是沟通中的战略性资源。其社会价值在于保护面子、营造和谐氛围以促进交际；其修辞价值则可追溯至古典修辞传统。例如，Caffi^[15]指出，《修辞学致赫伦尼乌斯》中已提出 *deminutio* 或 *extenuatio* 的概念，即出于谨慎而避免傲慢的表达，以防引发对立与反感。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的《西班牙语词典》（第23.7版）亦保留了这一修辞意义，将话语缓和定义为：说话人并未完全直言所想，而是通过否定相反命题等方式使其意图得以传达。

在语言学层面，话语缓和的语用意义必须结合语境与交际意图才能得到解释。语言能够动员多种形式与机制以表达缓和，但并不存在机制与功能的一一对应关系。根据 Albelda 与 Estellés^[11]，一个实例要被视为话语缓和，需满足以下条件：其一，具备可支撑缓和功能的语义基础；其二，存在特定的情境与语境参数；其三，为听话人提供特定的解释指令。所谓语义基础，指话语缓和资源在表现方式上的多样性，Caffi^[16]将其划分为 *bushes*、*hedges* 与 *shields*。至于有利于话语缓和的语境参数，作者提出四个方面：交际者之间的距离与不对称、话语体裁所施加的情境与修辞条件、信息内容与面子之间的关系，以及言语行为的类型。最后，在“听话人解释指令”这一维度上，研究者认为话语缓和可被视为一种推理，即意义由言语生成，但超越了字面之所言。

（三）话语缓和的类型——Briz 的提议

Briz^[17]根据话语缓和手段的作用层面，将话语缓和区分为两类：与语义一语用型话语缓和与严格语用型话语缓和。二者的区别在于所缓和的对象：若话语缓和直接作用于所说之内容，即命题与概念层面，也就是话语缓和的命题层面，同时间接影响到“说”的层面，则属于语义一语用型话语缓和；若缓和直接作用于“说”，即言语行为的言外之力，或发话参与者的角色（如“我”、“你”），则缓和发生在命题之外的层次，属于严格语用型话语缓和。除作用层面的不同外，这两类话语缓和还对应不同的策略和手段^[17]。Briz^[17]将其划分为两大组：服务于语义一语用型话语缓和的机制，以及服务于严格语用型话语缓和的资源。

语义一语用型话语缓和主要包括：其一，通过语法或词汇修饰来缓和某一元素，如数量词、小品词、委婉语，或含蓄表达；其二，缓和整个命题，即通过命题结构的修饰来实现，如在让步、条件、原因或转折句式中加入附加从句（如条件从句、时间表达等）。严格语用型话语缓和则包含多种策略：其一，通过施事动词本身的缓和作用来减弱言外之力，限制说话人对命题的承诺；其二，通过对施事动词的修饰实现话语缓和，如礼貌性的过去未完成时或条件式，减弱话语的强制力；其三，通过情态化手段缓和，如固定格式（“我知道……但是……”）、套语（“依我看”），或用疑问式提出请求（“我可以吗？”）、加上礼

貌表达，以减轻对自我或对方面子的威胁；其四，通过省略结论实现话语缓和，适用于指令类和断言类言语行为：在指令中，这种省略减少了对听话人行动自由的限制；在断言句中，悬宕式结构使说话人得以回避明确承诺；其五，通过“自我非人格化”来缓和，即隐藏说话人角色以避免承担责任；其六，通过“你”的去人格化来话语缓和，即在直接作用于听话人的言语行为中弱化“你”的位置，将推荐、批评或分歧的指向间接化。

三、话语缓和：名词性称谓词的一种语用功能

根据 Eggins 与 Slade^[5]称呼是名词性称谓词的基本功能，它既可以用来指明话语的受话人，也可能具有冗余价值。当轮次交替已明确谁是发话对象时，这种冗余便可能出现，并进一步激活与说话人意图相关的其他语用价值，如话语缓和^[18]，即削弱言外之力并保护面子；话语强化^[13]，通过增强言外之力来实现面子保护；话语讽刺，借助带有亲昵意味的称呼来表达不满；以及认同，即通过呼应对方立场来建立同盟。名词性称谓词作为话语缓和策略，正是通过称呼来拉近与对方的关系，显示对其在交际中存在的认可与重视，从而缩短情感上的距离。虽然称呼也可以通过其他语言资源实现，但名词性称谓词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能够界定交际者之间的礼貌程度与团结程度。

名词性称谓词不仅赋予交际对象一个明确的位置，还承载着与其选择相关的社会和心理意义。在具体语境中，某一名词性称谓词的使用往往是说话人为了表达态度或评价双方关系而作出的选择，从而标记人际距离或亲近程度。因此，名词性称谓词不仅能够像常规呼语公式那样通过称呼发挥话语缓和作用，还能够进一步巩固这一功能。特别是那些表达亲昵或关爱的称谓，不仅减少了与听话人的情感距离，也可作为亲近与团结的标记，从而满足听话人正面面子的需求。当说话人以礼貌资源达成交际目标时，名词性称谓词所体现的团结感可通过积极礼貌巩固其话语缓和功能。在本文中，积极礼貌被理解为团结型礼貌，即满足交际对象正面面子的需求，也就是维持与他人良好关系的需要。

最后，并非所有称谓形式在交际中都发挥缓和作用。要判断某一称谓形式是否具备缓和功能，必须结合其一般交际语境（CIG）和具体交际语境（CIC）加以考察。

四、结语

综上所述，名词性称谓词作为重要的语言资源，不仅承担着呼语和识别交际对象的基本功能，更在特定语境中展现出丰富的语用潜能，尤其是话语缓和功能。通过对话语缓和的多维视角梳理与分类分析，可以看到名词性称谓词在调节言语行为的施事力、保护交际双方的“面子”以及营造和谐互动氛围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基于积极礼貌的团结取向，还是基于消极礼貌的距离取向，名词性称谓词都能够通过其社会与心理附加意义，实现对人际关系的有效管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家庭等亲密关系中，称谓形式虽可能标记出不对称关系，但其内在的

亲近性与团结性使其依然服务于缓和功能，这一特例进一步揭示了语境对称谓词语用功能的决定性作用。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它深化了对话语缓和现象的理解，弥补了现有研究中对名词性称谓词关注不足的缺口；另一方面，它揭示了称谓词与礼貌策略之间的紧密联系，拓展了语用学

与社会语言学交叉研究的视野。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结合真实语料，考察不同语域、不同文化语境下名词性称谓词在缓和策略中的差异化使用，以期更全面地揭示语言形式、社会关系与交际功能之间的动态互动。

参考文献

- [1] Navarro-Carrascosa, C.(2021).Análisis pragmalingüístico de las formas nominales de tratamiento en la comunidad de habla LGTB1(Tesis doctoral, Universitat de València).
- [2] Montero Curiel, P.(2011).Las formas nominales de tratamiento en el habla juvenil de Extremadura.Revista de estudios extremeños, 67(1), 47–68.
- [3] Carricaburo, N.(2015).Las formas de tratamiento en el español actual.Madrid: Arco/Libros.
- [4] Castellano Ascencio, M.D.(2012).Cortesía verbal y formas de tratamiento nominales en el habla de Medellín.Lingüística y literatura, 33(62), 123–139.
- [5] Eggins, S., & Slade, D.(1997).Analysing Casual Conversation.Londres: Cassell.
- [6] Lakoff, G.(1973).Hedges: A study in meaning criteria and the logic of fuzzy concepts.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2(4), 458–508.
- [7] Overstreet, M.(2011).Vagueness and hedging.En G. Andersen & K. Ajmer(Eds.), Pragmatics of Society(pp.293–318).Berlin/Boston: De Gruyter.
- [8] Fraser, B.(1980).Conversational mitigation.Journal of Pragmatics, 4(4), 341–350.
- [9] Martinovski, B., Mao, W., Gratch, J., & Marsella, S.(2005).Mitigation theory: an integrated approach.En B. Bara, L. Barsalou, & M. Bucciarelli(Eds.), Proceedings of Conference on Cognitive Science(pp.1407–1412).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10] Czerwionka, L.(2012).Mitigation: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imposition and certitude.Journal of Pragmatics, 44(10), 1163–1182.
- [11] Albelda, M., & Estellés, M.(2021).De nuevo sobre la intensificación pragmática: revisión y propuesta.Estudios Romanicos, 30, 15–37.<https://doi.org/10.6018/ER.470321>.
- [12] Arundale, R.B.(2006).Face as relational and interactional: A communication framework for research on face, facework, and politeness.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 2, 193–216.
- [13] Bañón Hernández, A.M.(1993).El vocativo: propuesta para su análisis lingüístico.Barcelona: Octaedro.
- [14] Hernández Flores, N.(2013).Actividad de imagen: caracterización y tipología en la interacción comunicativa.Pragmática Sociocultural/Sociocultural Pragmatics, 1(2), 175–198.
- [15] Caffi, C.(2006).Metapragmatics.En J.L. Mey(Ed.),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pragmatics(pp.625–630).Oxford: Elsevier.
- [16] Caffi, C.(1999).On mitigation.Journal of Pragmatics, 31(7), 881–909.
- [17] Briz, A.(2005).Atenuación y cortesía verbal en la conversación coloquial: su tratamiento en la clase de ELE.En Actas del programa de formación para profesorado de ELE(pp.227–255).2006.
- [18] Villalba, C., & Kern, B.(2017).Apelación y Atenuación: Comparación intergeneracional entre juicios orales y debates parlamentarios españoles.Revista de Lingüística Teórica y Aplicada(RLTA), 55(2), 169–195.<https://doi.org/10.4067/>.